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宇溪集卷一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温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字溪集十一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字溪集十一卷附錄一卷宋陽枋撰枋字宗驥初名昌朝巴川人居字溪小龍潭之上因以自號端平元年冠鄉選淳祐四年以蜀難免入對賜同進士出身閫帥交辟於昌州監酒稅於大寧為理椽於紹慶為學

官晚以子炎夘貴加朝奉大夫致仕年八十一卒其行履不見於史傳惟文淵閣書目載有陽字溪集之名而不著卷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稱其集為十二卷久無傳本今檢勘永樂大典所載裒而集之附以其子所作年譜行狀仍析為十二卷適符原目之數雖已經斷裂未必無所殘闕然所佚似亦無多矣枋嘗從朱子門人度正晏淵游故集中與

人往復書簡大都講學之語所言皆明白篤
實不涉元虛其易象圖說一篇多參以卦氣
納甲之法乃不盡與朱子本義合察李性傳
朱子語録序稱諸書答問之際多所異同而
易為甚晏淵所録一編與本義異者十之三
四枋殆述晏淵之所授故持論不同歟又有
與稅與權論啟蒙小傳一篇乃暮年所作尤
見其孳孳力學至老不衰於紫陽學派之中

猶不離其宗者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字溪集卷一

宋 陽枋 撰

表

冬至表 代廣安軍

開於子生於子機潛起於黄鍾至於南盛於南運默扶於紫蓋仰一人之有慶宜萬邦之作孚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神化密移天行不息莫能消長聽陰終陽始之屈伸弗囿盈虚任月窟天根之來往德惟純而不已福茂

介以攸宜臣私乏賨城阻趨魏闕氷藏陸北欣逢七日之來春到殿西喜上三呼之祝俯躬承寵拜手揚休

謝賜憲書表

璇璣齊政仰欽天度之稽玉簡頒春俯敬人時之授五紀之章程一正萬年之正朔相承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數顯在躬政猶審巳念千歲之日可坐致惟省歲功使百物之產由曲成不遺元化罔愆析因夷隩之序允好財成左右之功臣服采罔庸賜書承寵慶隆熙旦覩斗

柄以壽北辰長願豐年及春事而行南畝

正旦表

天地交為泰卦成三畫之乾春秋首書王禮大一王之統叶氣慶洪鈞之轉懽心宜萬國之同凡在致身喜均拜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首出庶物仁包五常長善長人朝諸侯而圖天下新民新物布政事以訓四方發生回禹甸之春出治用夏時之正百禄是總萬壽無期臣攝守古賨阻趨北闕越在侯服莫稱栢葉之觴仰企王

朝知獻椒花之頌心傾麗日面逐祥風

天基節表

飛龍在天周二十八年之星紀流虹明渚綿萬有千歲之皇圖治盛三登懽騰八表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乾元用九太極含三思極無邪有諸中者惟精惟一動毋不敬形之外而乃聖乃神長發其祥大德必壽臣黔嶙假守丹陛馳神五葉蓂開雖阻楓宸之拜萬重山遠終傾葵日之心

又

誕彌端月五開堯莢之辰生育後天千卜莊椿之歲御乾大造出震昌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如日之升乘時之泰賜租寬賦春萬象以同仁訓慮謹刑雨八荒而被澤翔遏流虹之旦尤深就日之誠干羽兩階衣冠萬國臣賓城假守魏闕馳心莫陳千秋鑑録之忠惟致萬歲嵩呼之敬福禄常矣壽命長矣歸美益深元首起哉股肱喜哉載歌無已

代王敬伯使君謝到任表

假熊軾於淮堧疇庸罔效殿龍藩於黔土得寵若驚方辭白水以投閒遽上青天而峻陟具以寬大孚心之旨告之窮荒鴂舌之民中謝伏念臣老矣半生猗無他技瑣材膴仕江湖浪走於間關弱步豐扛唐鄧忽膺於䨇羸憊非壯烈猥蹈危機溪邊釣魚已織𡡉川之蓑笠塞上得馬遥叨潛邸之絲綸惟紹慶之名藩本酉陽之一縣地僻而關繫者重人稀而控扼滋多內接巴庸外環

溪洞為秦川之後户實湘楚之隣封冦盜若豺狼困則藏而强則搏吏民如禽鳥弛則玩而急則逃自非文武兼資之材莫稱恩威並濟之任竦膺渙渥倍切震躬玆蓋伏遇皇帝陛下髙拱一堂明見萬里去繒弋以安鴻鴈急保障而緩繭絲在知人在安民塵欲清於塞北不泄邇不忘逺俗先撫於黔南臣未即嵘烘誓矢精白庶矣又富矣言恪守於泗洙安之非勝之效覬收於渤海

書

上魏鶴山了翁論時政書 禮部尚書

嘗謂今日天開斯道興起之大幸會而亦伏斯道消靡之一大危機有志當世者不可不深長思也一聖天子躬親萬幾憤積年僉壬之蠹國一切埽去盡收召名德夙望儒術老成之士布列朝宁側席傾心希冀太平此斯道興起寖昌之一大幸會也然一二年間弊日益甚治日益遠上之心尚厭且疑則小人乘間羣起而拔之豈非斯道消靡薄蝕之一大危機哉吁可畏也常思今

日之事不患天下之積弊靡而深而患士大夫之積習專而忌專則任己意而常失於私忌則忽人言而易違乎理所以君臣上下竭思盡謀而弊終如故此無他未能公天下之心也夫天下之見聞弊端之所灼知天下之議論弊事之所審訂令士大夫分位隆崇體貌修貴例曰譊譊者膚言適足以亂吾聽吾自有卓出衆人之謀察察者淺見實足以汩吾聰吾自有洞燭事幾之哲進一言唯恐人知行一事唯恐人覺深潛秘密務以相

尚必使天下知某策某事專出於某人之功而後已逮夫行之而弗宜施之而弗遂則支離遜避已無與焉是以天下雖有切中事理之言脗合時幾之計往往愧吾謀之出其下憚其功之成而吾之禄位一旦為其所超越於是寢沮隱遏莫之舉行專與忌交痼於胷中而天下之弊日深一日而不可革矣果何貴乎謀人之國家哉明公以大公至正為學道德性命有以至其極出處行藏無以動其心涵養淵深更歷綿久可謂一而不二

天而不人者矣慨念蒼生翻然而起非特天子忻然以救弊之責望之百官亦以是望之天下亦以是望之先生是行誠十手十目之所指視以為國家理亂隆替之決非苟然者然今日之事豈一智能一手足之所可為乎支傾屋者須足用之衆材起危證者須足用之衆藥革弊政者須足用之衆賢厥今枉阽榱敧屋傾甚矣陽飛陰沈證危甚矣内阻外訌政弊甚矣而欲以一木支萬瓦之頹一藥瘳百疾之頓一賢理庶政之弊愚恐般郢

失其能歧和失其良伊傅周召之賢亦莫以有為於斯世也高宗中興雖得一傅說而旁求俊乂必合天下之材能此所以為傅說成王守成雖得一周公而常德常人必合天下之智力此所以為周公聖賢之心何一毫專與忌之有哉天下之士皆以傅說周公之事業望明公而明公用心自視與傅說周公何所間特在乎推達大公無我之心而力行之爾聖賢相逢一遇千載豈止李渤星鳳之快覩而已哉願毋以思不出位而自遜焉

天下幸甚

上洪中書論時政書　洛齋先生　夔平

學必貫本末治必該體用二者可全而不可偏正心誠意修身者學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末也格非輔德納誨者治之體修制度明紀綱立條目其用也古之君子未用而修其學自誠意以及平天下之道本末貫通而不遺既用而推其學自正君以及於制度品節之具體用兼該而不廢故朝有正心誠意之君臣則天下有

正心誠意之善治言之而必行為之而必成如桴鼓影響之捷無他明體兼用揣本齊末不失於一偏焉故也禹皐稷契雖曰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原其當時平土敷教明刑播穡之事必燦乎有條截乎有制以致雍熙之治者特典謨之辭簡略而後世莫能有考焉耳繼泰和之盛者莫如成周周公之相成王不獨止於無逆告誡之辭而自朝廷以及於鄉遂都鄙邦國典章法制所以為天下立心者小大纖悉燦然畢備是以成

王垂拱仰成而天下日底於刑措無非以道雖講之朝廷為甚明治必達之天下而後行也厥今在廷之臣正心有言誠意有言修身有言大學中庸之外洗心以易者又有言朝夕納誨是宜人君意無不誠而心無不正矣然而求之天下則吏不免於貪鄙士不免於浮薄民不免於困匱軍實不免於隳廢循至楮幣日輕貨泉日竭中外岌岌末如之何而推原其故則制度紀綱積習廢弛而不飭之故也今日用吏之法不過曰善催科富

文學明法令下而履常蹈故無他善狀斯謂賢矣亦有急教化而緩簿書奬煩勞而黜退避賞振作而懲委靡之法以砥礪之乎今日取士之法不過曰博記問贍文辭工音律下而趨時媚世迎合有司之意斯謂賢矣亦有教之孝悌忠信勸之德行道藝課之禮義廉恥之法以陶成之乎民俗之靡敝極矣窮奢於寺觀之金碧而莫為之節極靡於齋醮之虛浮而莫為之節僭宮室之奇侈肆口體之珍麗歌舞無厭嬉遊罔度沈湎淫泆此

政散民流之風不宜見於盛朝也曷不定公卿大夫士庶之等立起居飲食服用之制而一正之乎光武中興吳馮寇賈之外赳赳者甚衆高宗中興韓吳劉岳之餘洸洸者不少厥今軍旅之事朝鳳晨星前無以繼其後右無以輔其左中無以援其旁謀單力孤强敵四起今不早為貳矛重弓之圖萬一敵人分道並進奔逆衝突不知一時誰與禦之也夫吏以教化廉勤為先也朝廷徒曰戢貪而奬勵之法制弗立焉士以德行道藝為貴

也朝廷徒曰崇雅而敎養之法制弗立焉民風以醇厚儉朴為美也朝廷徒曰美俗而品節之法制弗立焉軍政以廣儲將帥為急也朝廷徒曰練軍而選拔之法制弗立焉宜乎吏日戢而日貪士日養而日薄民日恤而日困軍日練而日弱正心誠意之學日講而其效莫或見於天下也故吏亡善治終無以裕財士乏吉人終無以生財民亡蓋藏終無以豐財將亡成績終無以省財楮由此而日輕鏹由此而日匱君臣上下窮思竭謀而

終莫能以究其弊蓋徒知藥疢疾之顔色而不知於腹心根本焉治之耳夫亂生乎小人治生乎君子是理也三尺童子皆知之曩者大往小來天下之不治無足怪者今也端人正士雲合輻輳相與聚精會神興利除害既逾年矣天下舉手加額引領東望冀太平之在旦夕也而害日以生弊日以甚天下善類皆竊歎而疑之其間不肖者往往指以為經生學士真無益於人國而小人之徒遂得以幸君子之困效而肆其詆議之口其機

甚可畏也嗚呼幹蠱弊之極者才無能名理壞證之深者醫無奇稱君子不幸承蠱壞之頹波治功成否實正道隆替之機不可不反求元氣衰微之本根痛加培養使千載而上一洗貢薛韋匡之羞千載而下無重增責備賢者之深歎也或曰執古者悖今易法者矯俗殆於不可嗟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道其變而民不倦堯舜之盛也天下惟法弊則治弊弊而不革何以得治商鞅變不善之法猶足以强無道之秦况返薄俗以歸醇厚

之為善變乎今日之法大變則大治小變則小治亦在乎謀國者運量器識如何爾某脫後踈拙嗜學耽書萬里來從性善先生而畢四書之業閣下負經綸天下之道得與聖天子上下其議論欣然踴躍條救弊之説以獻非以希閣下之切於知已茍合求進而釣譽要名於當世也閣下德足以厚俗學足以用世智足以燭理才足以用事量足以容物扶危持顛之任舍閣下無望焉言陳而不竒論迂而不切聰聽之餘少有補焉幸甚

上宣諭余樵隱書

某自幼知學耽濂溪晦菴之風萬里求師留度性善之門聽徐毅齋之誨倖叨末第慨時多艱避地讀書苟全性命恭聞明公將㫖諭蜀開誠布公人心感悅懽聲若雷如某衰朽無能首蒙羅致曷勝喜躍顧惟蜀弊未易枚舉輙條猥見十二事玷瀆崇嚴謹畫一條具于後

一曰控扼形勢

某聞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蜀自三關失險

内郡皆坦夷之地未易駐足今之可以禦敵而蔽東南者一渝城爾蓋渝城非特險固可守而控兩江之會漕三川之粟誠為便利今宜以重兵鎮渝别選忠勇之將一守合一守瀘一守梁山堅城完壁為渝藩蔽以時耕於荒閒之地纔值秋成亟收歛以入大屯敵人若至各歸城壁併力拒守閒出入諸屯之閒以示不測少待生聚阜蕃根本充實屢遣向前以圖進取又宜引思播之甲布列南岸以為聲援敵必不敢長驅深入勢自沮退

退亦勿擊彼求戰不能剽掠無得釁隙自生然後乘間伺便而三關可圖也

二曰防遏間道

嘗聞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萬一敵人知我沿江守備嚴固計必斡腹若圖斡腹必於瀘叙徑攻田楊田楊萬一不支則其路可通辰靖等州出我之背以闖朝廷之後户宜力諭思播深警防度訓練甲兵扼控險要須日如寇至不可以道里險隘山林深遠肆意自安敵知思播

有備必不敢縋兵虎穴而我無後顧之憂矣

三曰信賞必罰

嘗聞晚唐兵驕之弊起於姑息而成於賞罰之不明賞既不明罰斯難用二者俱廢兵何為而不恣横哉蜀自辛卯以來兵將之散潰不少主帥惟務招安其間忽有立功著效者率無顯賞是致忠義阻抑逋潰縱横今宜於旌旗改觀號令一新之始大明賞罰務令忠勇氣伸逋潰氣折則軍聲振而士氣張守則固而戰則克矣

四曰弔死恤孤

竊聞弔死恤孤掩骼埋胔古人所以推惻隱而維人心也蜀自辛卯以來士夫軍民死於兵者不知幾百千萬遠者未暇論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禍殆不忍言漢嘉之屯陣亡者衆江陽失險瀘敘以往窮幽極遠搜殺不遺僵尸滿野良為寒心昔秦穆弔于殽之師而霸業以興子罕哭城門之夫而覘國者畏愚謂明公及此下車宜率三軍之士具禮弔祭嚴責州縣多方掩埋務

要真實又聞州縣每以根括絶産為名騷動慘於敵禍往往寇退之後孤孽尚存而復殱于暴官汙吏之手孤幼既斃則隣里為不寧宗族代之受禍故田里有内敵甚於外敵之謡此害非一日矣謂宜廣行宣布寛大應兵禍後絶户財産與孤弱之無所撫存者並聽宗族拘管奉祀州縣敢有詰問重則施刑是蓋興滅繼絶撫孤慈幼之仁政于以繫民心于以洽軍心于以回天地鬼神之心誠非小補

五曰訓練士卒

嘗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劉牢之以八千破苻堅李陵以三千走單于擇之精而練之熟也蜀自白巾一變之後人人倡為百戰不如一潰之說邊塵稍驚望風奔散掠子女擄財帛被錦繡而飫膏粱事藝曽不之講其間至有持弓挾矢數十發而無一中𢊍帖者以此禦敵何異驅羣羊而當猛虎哉誠能申命諸將日夕訓練大將不時按閲藝精者必賞無庸者必罰仍以士卒技藝之能

否爲進退諸將之階則人精其能而兵有可用之實矣

六曰聚小屯爲大屯

嘗聞兵少則力戒乎分敵人每歲深入步騎不下三數萬而我軍士馬單弱諸軍雖各以萬數而能戰者少加以分屯遙遠首尾不能相救多致失利今既于瀘合梁山等處爲屯固守而又于潼遂綿漢資昌西路諸州無險可守之處分兵控扼恐兵數不多難于策應一處不支諸處便揺宜精審探伺敵若悉師來攻則集無城壁

之小屯合于渝城則勢力渾全于以居重馭輕而亦可以免循習潰散之弊待諸處葺理城壁金湯足恃招集溢額然後各自為守可也

七曰精明間諜

嘗聞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古人臨敵必審知其將之知愚勇怯兵之强弱多寡動輙取勝者間諜精明故也敵兵累歲侵蜀一聞彼元帥塔海之風聲我軍狃于望風奔潰而實則塔海者未必皆親入塞也曽不知其將之

為誰兵之若干雖有知勇一意蓄縮尚何望其料彼已而决勝負哉今宜選勇敢沈幾之士十倍重賞優給妻孥俾深入興元以北覘伺其將孰勇孰怯孰智孰愚其兵孰强孰弱孰多孰寡我皆得以為之備而後勝捷可期也

八曰行反間

嘗聞陳平謂捐數萬斤金行反間以離楚之腹心而羽可克兩軍相持豈無間言可入況敵人整居漢中為歲

滋久其主必有疑其將之擁兵自封候時觀釁者誠能捐金遣間多方誤敵使之主猜將怠嫌隙自生則大功可立矣

九曰清吏道

嘗聞國家之敗由官邪官之失德以賂彰夫闒茸雜進之謂邪苞苴公行之謂彰自軍事廹急以來指忠厚為腐儒以一切為辦事黷貨者進廉素者黜由是鄉曲武斷之夫舟車射利之子交錯道途漁髓剝膚嚴急星火

蜀民始不堪命而有不如敵至之言今宜大清濁流凡深毒於民者顯加譴罰庶以謝遺黎之冤痛而使倒瀾者知所懲創然後擇任忠厚循良之吏以撫遺黎庶乎祖宗三百年固結之民心一於戴宋而不異也

十四革糴弊

嘗聞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財非鬼輸率由民賦特恵誅求無藝而已粵自軍興和糴無慮四變為勸諭為科俵為掇糴為括糴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其弊起於作奸者

衆奉公者寡只如官糴其百則私以千言官科其千則私以萬言正司之下有副分司小分司之餘有貼分司長官之饕求羣胥之邀索西軍之追捕一司未已一司復來前糴未終後糴復繼斯民至於蹈水火經溝瀆而終弗能免公帑所入幾何而室家皆索然矣今不得已而和糴於民宜於所糴地分曉諭百姓明言數目併支降價錢若干一依户産高下以為糴數之多寡庶免官吏除尅私糴之弊如有不悛許民赴愬則姦貪自息矣

十一曰招賢士

嘗聞一人之聞見有限衆人之耳目無窮蜀雖殘破山林草澤豈無抱道懐德博古通今聞見可以補聰明議論可以鎮浮靡而不能自見者乎謂宜旁諮廣訪凡一州之中選擇公正練達不徇流俗不屈勢利一二進士盡禮虚心俾各以其州其鄉民生之利病吏治之臧惡歲事之豐歉物價之低昂不時來告庶得以為因革勸懲平準之謀則應接事機疾如桴鼓而上下遠邇無壅

蔽過塞之患矣

十二曰讀書治心

嘗聞仕而優則學蓋仕而學則所以資其所仕者益深明公天資雖已髙明學力雖已至詰然受任於艱難破蕩之餘軍政民事日紛如蝟宜於聽斷餘服親近賢德與之講論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學有得於心施於有政非惟生民受賜而明公優為聖賢之歸矣

與約齋李守論時政書

每見州縣凡遇災傷多是畏懼不肯備申或雖申而不以實其心只慮大司譴責并疑州縣以災傷為辭避免料催而已為民父母只當撫字存卹盡其在我且今時大司屢有賑救災禍之實政大恵若聞此旱災未必不惻然動心於峽山千里刀耕火種之民也昨曾言司徒荒政十有二雖古今殊時未可一一舉行亦宜畧畧依彷聖人好意思擇其可施行目睫者行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謹條明以呈一曰散利鄭司農云貸種食也二曰薄

征輕租稅也三曰緩刑寬刑罷也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禁公無禁私也六曰去幾關市不征也如放舍錢之類七曰眚禮謂殺吉禮也八曰殺哀省凶禮也九曰蕃樂閉藏樂器也十曰多昏不備禮而多嫁娶也十有一曰索鬼神司農謂求廢祀而修之此不可盡信凡有功德於民而祀廢則當修若世俗淫祀如狄仁傑所廢者不可修十有二曰除盜賊飢饉則多盜此十二事看來都是救凶荒之政惟緩刑弛力去幾眚禮蕃樂索鬼神則目前可行更在斟酌令得中而行之可也惟申災傷一事不容緩不徒使遠州民隱上徹將來秋冬千里可為

乞糴通財賑救之備也

答趙傅之論夏時書

蒙不鄙庸謬教以春秋行夏時之説考證辨論委折詳盡無復餘蘊此豈一時臆説淺見所能到一再審諦亦疑左氏似有附會唯見康節論前古歲月日時却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一字之差則王周正月等書巳經康節看過亦不曽辨正恐或以千五六百載而下輕變古書且當更入思慮緩緩辨證未晚又周禮曽有正月

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則亦正月證據正月之吉却周正十一月朔也又周禮正歲觀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則是正歲乃夏時建寅之月似此則亦有正月可證矣如正月繁霜此則音政不當以正月言要之以一月言亦無害以正月言亦無礙夫何苦拘拘孑孑攻此一字以别生疵病乎大抵夏時萬世之政惟三王不相襲禮或以建寅或以建丑或以建子各盡三統之義而春秋冬夏竟取正於夏時而已不必深改也

上淮閫趙信菴論時政書

某竊聞勝不可以有矜心負不可以有沮心勝者負之所倚負者勝之所伏一勝一負皆有機焉惟善於用勢者能識之李愬乘王師屢衄之餘深沈不露撫循士卒出蔡人所不料以計擒吳秀琳擒李祐遂成平蔡之大功愬善於以沮為勝者也李牧因匈奴屢勝之勢周密不出日享士卒示匈奴以至怯以計誘致使大舉入寇遂成破匈奴之偉烈牧善於以怯為勝者也夫怯與沮

此最敵人之所以易我而不設備而我之所以蓄威養銳而立大功之幾常人莫之能識而智者每洞察而善乘之然而兵貴乎精食貴乎足善師者必勤課農桑勸百姓之耕以積穀薄商旅之征以阜貨省無益之費以生財優待將校厚恤士卒與之同有亡甘苦表異其財能問勞其疢疾使之感悅愛畏生死與我一心然後精加訓練令一可當百自然人人效死而樂戰猶且勿輕於用敵小至勿擊佯負示怯以驕其心而大至之一戰

可以定天下又聞戰貴乎奇古之善用兵者未嘗不擇驍鋭敢死數千人别為一軍每兩陳交鋒視敵虚實或自將或遣心腹驍果者將之以衝敵陳昔秦王與宋老生戰唐兵少却秦王引黒甲親兵自南山馳下斷老生陳為二遂擒老生自是每以自隨百戰百捷此尤用奇之善者也方今廟論主守然所謂守者豈堅固不出敵來不戰之謂哉亦欲生聚教訓練兵足食以守為戰而收坐勝之功爾然此則國公夙謀素講之規模也山林

書生不閑軍旅不識戰陳萬里來從性善學得知俊偉勲業未能一見君子顔色乃欲摭簡編中古人陳爛兵法冐瀆高明多見其不知量姑以致愛莫能助之之意云爾惟國公寛諒之

上淮西帥黄州楊伯洪論時政書

某嘗謂知一心與天地同其大而天下之事不足以為矣夫萬事根於一理萬理根於一心是人之一心統萬理而應萬事其大固與天地等又何得以尚之哉世之

人不知大其心而徒汨於事事日以衆而心日以小屈於嗜欲屈於富貴屈於貧賤屈於患難勢力生死紛綸雜揉莫知紀極盍亦以天地之大立其心哉此孔孟之心於天下萬物來則能名而不流於隨於天下萬事至則能應而不入於累非他也心大而事小心體而事用心本根而事枝葉固未嘗無困窮而困窮不存於孔孟之心未嘗無患難而患難不存於孔孟之心將仕之荅難仕之對天地靜虛而憂歲月較尋尺者不足進矣接

淅之行浩然之歸天地寥濶而季孟之富萬鍾之禄不足言矣弦歌不輟於匡人之圍與威武不屈同一雨雪之晛消矣講道不衰於陳蔡之厄與何為弗豫同一利貞之性情也𤸃瘝之主南子之見其太虛之浮雲而耦耕荷蓧陳代景丑之言其亦候蟲之鳴秋而螢燐之耀旦也固未嘗無困窮患難富貴者孔孟之事而未嘗有所困窮患難富貴者孔孟之心孔孟何心哉與天地相似而已矣明公一心之外無復餘事薦舉人所欲也明

公則義高炎涼而無好樂之心勢力人所畏也明公則義輕王公而無恐懼之心棄置人所惡也明公則義安恬退而無忿懥之心夫好樂富貴所同也而無之則凡可以得富貴者弗苟合也恐懼患難所辟也而無之則凡可以避患難者弗苟去也忿懥貧賤所病也而無之則凡可以脫貧賤者弗苟離也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患難是皆事之大者而明公無入而不自得焉其庶幾孔孟之心矣充是以往臨大節排大難安四國撫四

夷經綸天地之大業又何往而不可為哉某晩學亡奇嘗從性善先生遊獲聞晦翁求放心之説又從涪陵晏先生遊獲聞上蔡惺惺法之説又於賢士大夫聞明公剛大之心與孔孟相似廣於合為隣壤不時一見慢也令性善先生呼來東南使畢其學適明公建閫于黄踴躍趨風以快顧見夫居視其所處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士之心大略可覩矣

代上游相國論時政書

宰相一心綱紀萬化之根極存焉士大夫一心植立萬化之作用著焉周公之相成王也以宅心為先而盈成之治基傳說之相高宗也以沃心為本而中興之業建以是知開物成務扶立世道存乎士大夫一心而已相公膺眷命於多事之際不難於為天下立其治而難於為天下立其心立者非他也以一公為執持而私意萬殊不為之變遷以一正為專主而邪巧百出不為之轉動進退百官以公正存此心無一信而一疑斷制國論

以公正守此心無或可而或否扶植天理謹初惟終開誠布公有始有卒使賢人君子知吾心主於堅定而樂於進小人不肖知吾心不可撼揺而甘於退務久其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國家自今其可為矣竊紹以來大臣心過乎立而士大夫之習流於阿端平以來大臣心無以立而士大夫之習流於靡嘉熙而後或鼓或罷無復端緒趨者瀾倒轉而為今日之更化矣更化誠是也惟不於此心焉求之徒汲汲焉從事乎其末制度改矣

章程變矣此心之綱紀不持規模革矣局勢新矣此心之主張不立愚恐責治愈急而成效益以遠也今相公智足以燭萬化之原仁足以成天下之務勇足以裁事物之宜能人之所不能而不矜其能無事功之累矣識人之所不識而常晦其識無智略之私矣直方非訐中而不倚矣順事非柔和而不流矣發舒如春夏而肅殺者存斂藏若秋冬而仁厚者在胷中蓋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以為之主持居今之世求變今之俗舍相公

其誰望哉聖天子灼見俊心庸端揆位盖欲以相公造天下也流形肖貌生意一機如某者夫復何憾而亦又奚言然嘗聞務廣明者不以一己為明而後能極天下之至明務廣聰者不以一己為聰而後能極天下之至聰相公雖實明實聰亦豈嫌於以天下為明以天下為聰哉國家不幸與敵為隣其患不可勝言矣破壞我藩籬闖突我堂奥廹蹙我疆土虔劉我人民眈眈逐逐不極意侵占不止也我之所恃以抗敵者强兵裕民足財

與修明政事爾京畿禁旅無幾堪戰荆楚慓悍一衂於三京再蕩於淮襄今之守長江者不過組甲被練之末而益之以歸順之餘也蜀被敵禍十有餘祀精兵勁卒死亡什八晚後招集習潰畏戰雖癸卯輔以南師大畧不滿五萬城守綦布戍卒星疎脫有數道並出之寇何以禦之西南遏絕日費支吾誅求征榷已殫罅隙斯民終歲勤動未嘗一飽因之以饑饉給餉無所從出善後之策良切大懼然且鴻鴈嗸嗸集澤者鮮腴疇沃野彌

望荒榛此根本所當深念者至於教化泯而不修刑政弛而不張綱常顛倒等威陵替使洛陽少年復生果止痛哭流涕而已乎此治之不立也而所以不立者士大夫之心也物慾疵痼而正誼明道之心隳於聲色薄蝕而好德樂善之心隳已私蔽塞而行天理之心隳前日心皐夔今顛沛而共驩矣前日心夷齊今好樂而桀孔矣前日心松栢今恐懼而蒲榆矣滂綱不廉察龔黃不撫字頗牧不戰鬬底寮委吏莫肯官官抱關擊柝莫肯事

事上下小大苟且朝夕間有以效官振職稱者不過總于貨寳為周身之防豈真立其心以為天下國家哉庶其頑立其懦暴者畏而戢貪者恥而革一賞百勸一威百懲在相公一心主乎至公至正終始惟一以要事功之必成而已矣又聞之士大夫以宰相之心為心宰相以人主之心為心人主一心天地之所以位化育之所以成宗廟社稷由之而寧人民百物由之而安生殺予奪當謹操縱慶賞刑威當謹裁決是非邪正當謹察識

而又有出入起居饍服玩好實天下安危治忽之所係者皆宰相論道經邦之要此孟軻氏深致意於大人格君心之非葢以治天下當在此而不在彼也說納道德開陳仁義輔賛於從容彌縫於密勿舉明主於禹湯文武之盛而措斯世於三代之隆此相公素所抱負而天下之士亦以是望相公者也某憂愛之至不勝拳拳

字溪集卷二

宋 陽枋 撰

書

代上程内翰論時政書 滄洲公許

某嘗謂君子立人之朝不難於為天下立治而難於為天下立道不難於為天下立道而難於為天下立賢治自道中出道由賢者出堯舜之治成於十六相湯之治成於商多士周之治成於濟濟多士秦之士賤而治刑

名漢之士惟一董仲舒而治雜伯唐之士不知禮樂而治不及兩漢甚矣賢之有益於人國也古之人所以羅致天下之士至於握髮吐哺三顧三聘不憚煩勞猶恐失之葢以不如是則不足以致天下之賢賢既不我至則無與推行此道而就天下之治矣此最古人聰明卓絶之所甚急而後世暗昧治體者之所甚緩也吾夫子道可興周其答仲弓之問政必以舉賢為要語子游之為宰必以女得人為急於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與

立則以不仁譏之使夫子一日而得邦家其為治不過如此孟子生於戰國堯舜親賢之說任賢使能之說賢者在位之說反復不厭於功利橫流之衝蓋知為天下立道為萬世開太平當在此而不在彼爾明公生於孔孟千百載之下而妙得其心謂世非道不治非賢不立材在兩間非苟生而浪出皆天地所以仁斯世而資一時之用者也予而進之援而薦之推而送之扶公道以遏人慾之奔馳明正理以排私意之膠轕此誠對越天

地勸相國家之至心見遠慮長決非計廹切急淺效者之所能測識矣然天下之賢道尊者常恬退而不求於人知德茂者常持重而不急於進取言静而不躁容安而不矜心莊體舒無一物可欲五色過目而聚沫五音入耳而煩聲五味適口而嚼蠟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是以無尺寸之援知予之階則沈回下僚跧伏林壑終身不得施行其道非抱道者之不幸不聞道者之不幸也

代上劉察院論時政書　應起艮齋先生

今日之國事安於屢變喜於屢新而不知以公忠堅久持其心吁斯亦甚可畏也已天下事誤則變變則新誘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固也然一之為甚矣今日以前為不是後日復以今為非今日以昔為當更明日復以今為誤譬彼舟流莫知所届國是何時而定乎端平變實紹嘉熙變端平淳祐變嘉熙壞爛阽危之國勢堪幾變而幾新今日事勢又一更矣把握者退公正者

進大賢登於揆衆賢列於朝遺賢旁求於野矣合於前者今已分黨於昔者今已散規模局勢燦然一新駸駸乎善治之顔色矣然天下之事不在法而在心不難於更而難於守制度改矣章程變矣此心之綱領不立司存易矣職守更矣此心之主張不定遲回歲月太平無象而近功淺效之芽蘖復生儒效謬悠而勁悍峻燥之砭劑復進精神粗守元氣盡索吾之國其殆矣哉明公生於吾夫子千百載之後而心法於筆削之中不覲丘

索而洞明國風不泥載籍而深識治體謂誅死者於前不若警生者於後建明議論斷斷然尊王賤伯進君子去小人內中國外夷狄亦足以見胷中宗主必欲撥亂反正絕異政殊俗之私而大一統之歸也愚猶望閤下以堅定凝久之說告之於君言之於相語之於百執事以堅久主心思以堅久立意向以堅久期事功無以不治事疑曹參無以戰不利疑㢘頗無以面折廷爭疑元忠色色要其終事事待其定然後人得以展布四體而

更化果可善治矣夫棲神養性之劑嘗迂徐和緩能使人心志和平氣體調適精神舒暢而不見其卓犖之功況今兵欲強而愈疲財欲豐而愈匱民欲安而愈䏲疵任賢登儒責效旦夕不可必得則心意轉而之他此正存亡之秋尤不可不察也

代上謝司諫論時政書 方叔山先生

天下可畏而不足畏者有形之變不畏而深可畏者無形之憂有形之變其象顯目手指視孰不詳所備而周

其防故曰不足畏無形之憂其機伏衆目之所不覩衆慮之所不及一旦竊發智者不能為之謀勇者無所效其力自非明燭物先慮周意表鮮有不臨事錯愕而失其措者季氏知以顓臾為憂夫子之慮在蕭墻晉人知以强楚為懼而文子之憂在君侈聖賢明察事幾每每如此今日天下之所通患人心之所怖畏者强敵爾吾君吾相勤勞宵旰以拯其圖回近臣遠臣廢忘寢食以盡其籌略智竭樗里力殫烏獲有如執事庚子論敵之

奏乙巳備禦之策委曲切至而近時雲南大理之陳計慮深遠其所以周防顯然之變者算無遺策矣然而太子天下本所以繫屬人心而負荷大器者也聞建小學於中宮矣未覩前星之有爛聞選師儒而職教矣未見羽翼之已成社稷宗廟付託尚虛監國撫軍委寄未決必欲仁孝洋溢中國施及蠻貊此其時矣而優游不斷天下皇皇此豈末節細故乎君子小人進退即陰陽消長之大機陽過而亢則陰之生也必壯暑熾而炎則寒

之至也必烈造化不能使兩間純於陽天下不能使人人皆君子元祐砭劑峻燥異時一網打盡之禍已伏於其中顧當時諸公未之察耳大壯四陽浸盛聖人乃以壯于前趾為憂夬以五陽決一陰大易深以壯于頄為戒蓋芟夷薀崇固古人無使滋蔓之成說而迤邐消鑠尤君子遠絶小人之要道客邪已去剛劑尚投得無惴惴後憂乎善諫者諫於無形善慮者慮於未著天下深望閣下早陳而夙念之也雖然不以一己為諫而以天

下為諫者諫之大成周司諫之職列於師保之後宜急於繩愆糾謬矣而今讀其書則糾正萬民之外一語不及於王豈非德成行修材滿天下則輸忠責直不特一辟居州邪閣下舉元祐諫官得薦引滯淹是以材聚於朝而成久安之治真得諫臣體也敢為天下賀

與劉左史論時政書　應起禮部侍郎

天子以史為友雖萬乘之尊未有不須友以成而必以史氏為之豈非資其直諒多聞忠告善道足以輔君仁

而成聖德也歟嘗觀古之史臣於天子出入起居前後
左右罔不在側録善紀過記言書動使人主戒謹恐懼
而中心以守至正友直之益莫大焉是非惟其公好惡
當於理筆削足以信一時簡册足以垂萬世人主愛重
敬尚而永惟至善之歸友諒之益莫甚焉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足以通乎古四方事書侯國紀載足以明乎今
道化識其升降政治究其得失風俗知其利害人材辨
其賢否日為天子誦言而詔爵禄之宜議賞賜之當使

四海之內吏稱民安政成俗美多聞之益莫尚焉至其從容講議論思獻納相與切切偲偲者又不知其幾然則史氏之責亦既重且難矣明公氣禀清明天姿頴睿幼悟夫子心法如麟編惟其清故直惟其明故諒惟其頴睿故多聞蓋有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於言意之表者發為文章流出胷臆踐履既久日用皆春秋天子敬愛登畀史友而日親近焉將望明公相與切磋而盡用春秋於當世也其諸使明公博覽載籍而明法於方來乎

明公自升朝宁犯顏攖鱗盡友之直端慤信愿盡友之諒大本要務政疵民瘼孜孜入告盡友之多聞而熟危言一奏勤懇切至尤忠告而善道豁然開悟君心而納之聖帝明王之域者天下之士莫不景慕咨嗟謂天子得友如此太平之功跂足可俟而熟危言之譽方快於羣心息危言之傳又聞於道路此某所以惕息憂懼思一至明公之前而究言之也夫臣子進言不以聽之熟而有沮心不以言之熟而有忌心國家陰陰如日將暮

沙混而瀾愈狂谷昏而霧轉塞有能大聲疾呼為天下回顛迷酣夢者惟恐其震響之不續一或沮而怠焉則天下之事危矣儲建國本明公首發而屢言之上大感悟矣所以挽回天命人心之大計膏也尚需游雷未震章無嫌於十九上危言不可以熟而怠也君子小人之說明公主持而力辨之上意知聽從矣律轉氣隨明萌未别疏不嫌於數十萬言危言不可以熟而怠也秦羨門漢方士唐法善果老之流率皆戯盛治而損至德今

霓裳羽衣聳搖中外執簡奉法之事可容已乎章華銅雀芳林露盤無非長侈心而窮民力令琳宮華靡與議沸騰祈招之詩可容嘿乎天下弊事絲棼綿爛未可言縷惟閔雨憂旱非友紀之大講磨乎雲漢八章首以何辜今之人為言而繼之以寧丁我躬寧俾我遯則弭災當推實心而不可事文為之末既曰靡愛斯牲圭璧既卒而繼之以不殄禋祀上下奠瘞則事天當用實禮而不可崇釋老之虛寧莫我聽則不我聞天意固難測矣

而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則畏天當先修實政而不可狃祈禳之粗此某所以望明公之進危言也外患寖急非友道之大論議乎督府新建軍心所歸人望攸屬國家賴以無恐維揚除授遽議其私夫公與私固未可知命將推轂事無中制所以專信任而責成功也有人焉安而召之危而遣之方用而遽疑之大敵在前心懷顧忌豈社稷之利耶蜀閫久任毀譽交至夫以全責人豈能盡善得不思敵勢飈忽萬民離散之時勞來安集誰實

使之必欲議所短而棄所長人人其自危矣江陵故帥

隣國愛之如父吾國恃之為輕重善人之云亡當虞殄

瘁論者反以是為朝廷之福何以勵功臣於三邊而慰

忠魂於九京哉此某所以望明公之進危言也嗚呼天

下惟進危言為尤難古之忠臣激切知無不言言無不

行者天子必深信之深愛之深敬之夫然後得以極情

肆懷而無所忌髙帝之子房太宗之魏徵是也今天子

於明公眷愛方切而隆太史友內史友之義則可以危

言者惟明公一人此某所以力為是說而拳拳有望也雖然夫子既以忠告善道語門人而必以不可則止終之非無意也忠告善道者盡為友之義不可則止者全為友之道全為友之道者其說奈何曰不得其言則去蚳鼃之於齊王之類是也或難某曰跡疎者戒於言深位甲者戒於言高子未登明公之堂而所言如此不幾深且僭乎某應之曰公坦易人也樂聞忠愛之言吾托公之蔭於枌榆誦公之文於方冊蓋有年矣不當以疎

遠自外惻隱發於天真聲以為贄惟明公察其非内交要譽而垂聽焉

上蜀閫余樵隱論時政書　玠　義夫

今日之用蜀不難於靖乎外而難於靖乎内不難於一乎人而難於一乎天天者非高高在上之謂乃事物當然之理也為大公為至仁根諸心見諸事措則正施則行惟在乎識見之明持守之固動静作息舉無非天何人之不信而從患之不弭而息哉北定中原庸可緩而

七縱七擒之策所當先蜀民鎮撫非所憂而開誠布公之説所宜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公四達在在流行非武侯用蜀之遠規成算乎然武侯用全蜀明公用殘蜀用全蜀如信擊巳降武侯且以開誠布公得之用殘蜀如獨拔勍敵不以大公至正臨之其可乎今日藩籬破堂奥空敵情日險而日張城築固矣不無幹腹生聚幾矣不無闖蕩孰不以為大怖畏而愚以為蜀之憂不在於古蒙而在於强兵悍將實意未孚則肘腋腹心倍

費調停也明公力扶全坤可謂勤矣而毀譽並興功庇全吳可謂勞矣而是非交起廷言雄烏物論雌黃此又人之所深慮而愚以為至不一者人所至一者天則日用常行尤不可不於公與仁而加之意也公者存此心之理於事物未應之前而使無一毫之或私仁者推此心之德於事物當應之日而使無一物之不愛好惡喜怒得其中仁也亦公之布也賞罰予奪當其節仁也亦公之發也用舍建置合其宜仁也亦公之推也以是而

撫軍班資廩賜輕重視功必無賞輕之憂誅暴禁亂小大當罪必無罰徇之怨訓練精號令明威信立而仁達乎軍旅矣以是而恤民賦斂徭役得時之宜勞來還定惟日不足壯者安其業老者得其養鰥寡孤獨廢疾舉得其所而仁達于田里矣尊爵厚禄言聽計行以盡用賢之仁餼廩稱事旌淑別慝以盡使能之仁搜逸舉遺招來俊傑以盡舉材之仁窮理盡性以達仁之與清心寡欲以端仁之本念念公則事事仁純而體之天而不

人一而不二不累於事而能事天下之事不役於物而能物天下之物則可以位天地可以贊化育彼異已者蓋將冥然天運而冒爾神化矣顧何為而不誠哉然此皆明公所施設建置事也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某之贅也

與文活庵論時政書

向侍明公在溧陽時會論當今事勢惟豁然大公者可以有為彼時似蒙稍是愚言今之强兵不過大公賞罰

從士卒之望以拔擢將帥令之安民不過大公政令從
萬民之欲以保恤生聚令之用士不過大公選拔從名
實之副以登進賢能軍心服民心安士心奮此孔明開
誠布公之明效也在用蜀者力行之耳不贍尊儀五載
矣寤寐色笑愈遠愈切當機鳴籟應此事猶涉乎感自
覿我心景慕之誠無聲無臭不可名狀人謂某之敬信
明公者爵穹望高為朝廷所知大閫所重耳人以先生
之拳拳于進某者身有微官學生叨末第耳豈知公之

心與某之心俱不為是也人生到真孚好合處自然而然非富貴貧賤遠近踈數所能限隔此世間真至第一義惟公了然洞解對癡人前說夢不得也伏聞明公用包荒不遐之道為時捜才學生炎卯亦被拂拭閫臺公車得出望外感至而驚適學生在棘闈不即貢狀申謝一忱惶恐知明公能利天下而亦不言所利也昔伊川先生謂韓持國言見人可舉何須其求彼時太平已有此語今之世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而明

公舉行古道足以砥礪頹俗抉開公正之路功效不淺但學生少年試吏前賢謂之不幸正此日夕提醒篤訓俾効綿力不致亡補素餐以招造物譴咎如是足矣今一旦遭逢不世之遇非常之恩何修何飾而得此耶益當洗濯奮厲致知力行以求止於至善而不為闒茸之歸此所以為報塞殊異之恩私者也他非所知耳今日所以活蜀上策全在士大夫悔咎自新同心戮力而熟玩非常之變巧愈甚貪愈深一如明公所言可勝慨悵

然孟子有言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去年鷸蚌之勢
諉責有辭今事權出一運掉如意胡不發大號施大令
革偽剗雕戢貪礪頑以慰中外望治之心而今既數月
寥寥無聞其差強人意惟戊已建置數事而已風俗樞
紐關係局勢更新之初誠能明示教條勤戒謹勑人非
木石誰不磨淬若只包裹牢籠務息怨謗則棲苴枯稊
日益瞙修不待回風震薄而先自顛拔矣古人干旌誘
木森立治世此為何時尤當恢廓招延使巖棲穴隱山

因瀕絜弱蒐里巷凡可以愈危疾而回急證者雖苦口
溢舌戟喉銛吻悉加聽受采擇施行其間公論與言錢
神銅臭梱載豐槖不恤國事闒冗茸愒者汰其尤以礪
頹薄庶遺黎膏血不致百漏千滲未必不轉弱為强易
危為安此某所以望亟圖之也且公之出處固不無其
他竊議但君子所為衆人不識夫子茍非大無道之國
莫不欲勉强扶持逮夫兆足以行而不行然後接淅命
駕至不稅冕此時事體不遽至是惟公深察之也某平

頭七十不曾與世做得一事來日無多猶喋喋妄言誠願須臾無死以覩小康之成耳

與南疇王使君論時政書

排軍姚受毆其妻入水律之以法自服死刑然其妻犯盜發覺姚受不勝羞忿正誼而毆之以致入水亦可謂有羞惡之心以軍法原之不當抵以死罪聞法司具上絞刑法是矣而情未也昔吳起故殺妻求大將史氏且録功恕罪蓋軍法與國法不同故也姚受固非良善但

議法原情當從忠厚欲望明公特加原貸從寬法施行誠為允當

與李和甫使君論時政書

竊思方今一路一州一縣治少亂多日整齪而日凋敝者根原於上之人不能盡知人而官之官不能盡知吏而任之能知監司則一路清能知牧守則一州治能知縣宰則一縣理而監司牧守令宰又以知吏為難官無吏固無與任事而不知吏亦所以敗事吏無祿廪可資

無慶賞可慕其日夕給口腹肥妻孥者率皆取之於民而其所以得行其願欲者莫非蒙蔽聾瞽欺誑媚惑致之而士大夫以藐然一心當衆枉紛還之衝縱有十分聰哲未能盡燭况驕惰懈弛人欲勝而天理微者乎

又

竊思居今之世在上者以知言為難在下者以進言為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言固難知也然貴賤分而意向異進言亦未易也士方未達時碌碌亡奇與稠人為伍

往來郡邑出入鄉遂人莫畏憚而肆所欲言閭里之誦說四方之傳道交遊識知相與把臂促膝共談當世凡民情休戚吏治善否訟獄爭鬬是非曲直與夫府史胥徒邪正善惡咸得其實胷次豁如也一行作吏此事大不然矣前日之忠告相與談議論辯者緘默矣閭里之誦說四方之傳道不接於耳晝坐聽事夜居邃室郡邑鄉遂不可得而出入往來凡民情政治爭鬬訟獄府史胥徒休戚利病是非曲直善惡能否皆無自以得其實

雖孜孜求言汲汲訪問百慮而一真至於閨門之内堂陛之間亦將伺候顔色囁嚅委曲而不以實告其故何也一者分位有間恐致攖拂招譴咎而不敢言也一者利害所關恐搆是非召仇怨而不肯言也一者務為掩蔽欲倚權勢竊威福而不復言也此三者今世之大患疢痼堅積牢不可破欲以言取人以言決事以言立政以言責效豈不難哉然嘗求其説而得之大抵君子之言主於義小人之言主於利君子之言公正明白誠實

洞達言為善言積德言循理守法言長遠計其偏為鯁直激烈古方執一要皆歸於義而已小人之言私曲將順柔佞機巧欺誑覆護言擊摶言揞克言違理越法言一切計較其甚則為侮玩陵僭暴横把握要皆趨於利而已哲人洞察如見肺肝間有效力似忠輸欵似信隨意似順承風旨似勤敏任仇怨似了辦伺意向似機警勝煩縟似忍耐不過僞為足恭可暫而不可久上之人少有惑焉根脚輕掛則圓機便捷隨吾之忿懥好樂而

肆其欲者無所不至矣伊尹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辨君子小人之大法也孔子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此察君子小人之要機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莫非精思極慮熟究詳觀求以得夫君子小人之真而為去取之決果能此道天下事何往而不理哉抑又有說遠言易聽邇言難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文公釋為淺近之言

固切至矣而至於便嬖使令皂隷胥徒其言尤邇尤為易惑舜之好察亦必致意於此矣雖然知言在養氣苟存於中者一息不由乎義理之正則七情為主而心聽命焉小人乘間襲之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故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乎天地則與天地相似矣又豈止於知言而已哉古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不出乎是也敢以為獻

與南疇王使君論時政書謹禮

明公歛之心散之事者曰公曰仁而已設施注措念念
公仁賦歛徭役事事公仁獄訟刑罰件件公仁播政逥
年此心一致是宜王氣順布千里春融有土稔金穰之
祥無水饑水毀之災矣然自首夏以來霪雨傷麥彌月
未已雖天心未必非仁而人事尤當加勉竊謂賦歛致
沴之本除經常大計之外有可寛者乞止絶力役致沴
之端除急切營繕之外有可弛者乞停罷獄訟致沴之
由除大辟緊要之外有所干連乞踈放災傷之處宜加

省視嬉戹之家宜加優卹深慮冤滯之召變密察怨曠之傷和去幾以通商施禁以阜貨索鬼神以弭災殃古人於水旱凶荒皆禱于社稷山川之示所謂靡神不舉非若後世但索之紺宇琳宮而已也夫誠者一心之德萬事之本天地鬼神之所以感格而祐助者也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與紹慶太守論時政書

照會本府地産全仰麥粟二種以養人民以應軍食自

四月以來霖雨傷麥及五六分其將欲登場又連遭大
澍兩江泛溢異常近岸之麥漂蕩無有山田未熟者亦
摧落朽壊實是大段災傷合下諸鄉體訪抄劄災傷分
數申聞大司乞賜照會本府居民僅如一閧平日聊生
已難自去年及今年連遭大水而今歲尤甚舍屋資用
漂蕩失所者甚衆合行厚加賑䘏具遭水之家人口姓
名申大司使看合於何等樁積倉分那撥賑救庶幾細
民不致流離逃散水潦泛溢敗稼傷民不可諉曰天災

流行皆人事乖訛之所致也雨剩為災由吏冗召釁如某衰頹貪冒尚茲蝗粟非冗員而何自前已僥倖考滿不即引去乃爾躐等權攝通判職事冗而又冗今天地鬼神顯然示變欲使明公知小人之非據斥而去之亦已昭灼可見伏望即日收回事權併歸使府管幹某吏不與聞庶幾可以少弭災變民得其安伏乞台察

與趙大寧書

三綱者人之大經五常者人之大倫職教化者所當明

而司政刑者所當齊一也竊聞大寧之俗父子或至於
相夷夫婦乃幾於無别手足乖棠棣之思朋友昧伐木
之義此豈末節細故恐一切寵垢韜瑕置而不問則風
俗狃於淫僻謂在位終不我責也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矣乞明加曉諭凡從前不孝不友不恭不義不順不忠
不信者自今一切改悔懲創洗滌自新如或長惡不悛
怙終觸憲官有常刑决無輕貸郡置僉舍所以貳州長
而盡公議也貳事者或不以公為心則長正不得已而

至於總其權此救弊一說也然天下之事端無窮已之智力有限逮應接之久也事緒日以繁積而智力因之靡敝則隳廢之患生而總權之中又不可不通其變也近者郡事無大小一歸於明公之聽斷宿弊頓革人稱神明然貳事惟即吏之成案謹署紙尾無復可否則恐情意或隱於裁決之餘利害時伏於意料之表則又不無可慮者在莫若事關機密所當斷者決之自已其或事屬遲疑貴在商確者仍付議僉審訂上呈而太守明

別是非斷以已志而施行之庶幾允合公議而無乖決之失

又

官置吏固所以舉事而官任吏亦所以敗事何則官以愛民為職吏以害民為心官以辦事為念吏以廢事為常官以省事為貴吏以生事為喜每相反也自明公下車恤民馭吏懼聲若雷可謂得為政之要領矣夫下民詞訴一就案責本以收侵貳之權然吏案既專責民詞

則權雖不移於官而復移於吏彼其饕餮心胷谿壑肝膽得厚者公其私予輕者曲其直親故者出仇怨者入求不滿欲則淹延抑遏不為申理而民始受其弊矣莫若凡遇民詞其或片言可折加霹靂手立決之其合與追會者著令僉舍即與當階取責及時呈押太守詳酌是非可否速為施行庶幾民詞不為舞文弄法者所困而僉舍亦免徇私操弄之弊民不樂與官為市此當世之通患夫民所不喜市于官者官之償直不得其平也

非官之償直不得其平吏之因緣除尅不勝其弊也公
爰自下車凡買民一物酌時酬直允極公平固非其它
損下益上者比然出納之吏占吝猶昔或公支而私除
或予初而漸終或零取碎償以淹其期或掛欠對逋以
欺其久只如比者藥物支縎先有二千除尅加之主者
遞相贏掠是致以下貨而數高直官司但知責其不堪
不知其弊端有由也又日來上供銀色官價固已酌平
支予未必盡實況後數日出入不無奮緣乞自今官買

民物悉宜公平令民自操量度權衡并及時對面支直庶吏欺無所肆

又

發姦擿伏貴于如神斷制予決不可使便僻側媚竊聞而得知之也近者克渠逮獄人人側耳明公以惡未貫盈法從忠恕固理之所當然而脫桎梏者宣言以貨免浮議徼籍雖言無根稽不足信諒然亦恐屬垣之耳或聆君子忠厚之言假公以行私是未可知也但望明公

令後黙審曲直斷决在心案牘一成劃然裁剖如掣電流形迅雷逸發人人不及掩耳又安得議其是非邪

又

下之所以奉上吏之所以給公不侵諸官必取諸民未有毀其家傾其私而用之者也比者商稅虧額戒戢務吏明公非不知時有衰旺則課有盈縮遂不過防小人乘時衰謝因以肆欺故曲矜之爾闒胥曹不體盛意遽至厚於有求夫專闒津司目前取給無非仰之商旅一

且或有重費安得不避名匿貨否則重作橫斂以償其所用是欲責課之豐而愈見其虧也欲乞自今課額虧只牒務取責具析如灼見果有欺弊即加斷治庶免以私害公之弊

答御史李樓山書

竊聞廟堂急務在恢故疆謁陵寢愚以為當今所急者生聚教訓以厚根本士大夫積習漸染私慾成風三十年矣在位者剛惡之與柔惡均為害民如欲天下平治

在乎守令得人而擇守令在乎監司得人蓋守令者養民之本致治之基監司則又守令之表也本根既固則精神折衝何往而不濟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字溪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龍舜耕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字溪集卷三

宋 陽枋 撰

書

答門人王復孫教授

所諭役役考文應用空度日子不曾靠實着得疑難回思沱江有進而今則退足以見賢友力行求至朝夕思念憂勤之功某披緘詳玩見得賢友尚未到至理地頭夫沱江講求是知今時居官是行天下萬事萬物只是

一箇道理如考文應用無不是道無不是學賢友既司教職便是擔當此事不是分外了朝廷立教官以養育人才是他合下不以德行舉人而以文章進奈何他不得教官只得承天子之命盡心考察使無負其職便是道便是學況舉子時文亦是發明義理若他胷中見理不明筆下便不是當只是他說得而行不得亦奈之何有司觀其是非亦可以知我之是非互相長益便是學矣非必一一讀書誦詩然後為學也吾人事事如此玩

心將來湊合通貫見得萬事俱不是分外而泛應曲當皆得其宜便是一以貫之小大快活矣於退何有如應用之説亦著至誠盡心依道理做方寸無慊足矣何必以為煩乎若一件厭其煩只揀好的做學便於此欠道便於此缺方寸便不快活便不與天地相似今人多是如此所以少到地頭某向看伊川先生欲救大學之奬改試為課専修德行而不尚舉業因激成紛紛蓋先生合下便要人做聖賢事業自是用心好熊此顏閔以上

人方做得今才無激勸便只懶殘如何廢得他舉業當今只好於舉業之外別立德行一科精擇而優任使尚文辭者漸漸消化則已日乃孚而元亨利貞矣某曩嘗與文雲山言之於明新堂長之時文以有拘不能行亦甚惜之所謂靠實看疑難未知所疑所難者何事此兩字有在詩書上見底有於行事處逢著底然後皆有箇道理以通之則何疑而何難且知險知阻是難易簡便是他道理張弧載鬼是疑後說遇雨便是他道理行事

則於日用間事親從兄事長使下待人接物一一皆以此理酬酢何憂空度日月而不進乎天之所以為道只以一理溥萬物而無心聖人亦然夫事物在天地間亘古及今擾擾紛紛無窮無盡我只當以他當然之理應副他去莫使此心隨之而靡道如此某只見得如此若曰天運神化此聖人力量有事而勿正可也

又

來書備言應酬轇轕隨事酌理此元是學天下事有正

變好惡醇疵之異只看把我所見所能隨分應對不容揀好的而厭不好的也且如此理頭排遣却莫忘了我良心善性并學的大義理自然不錯路頭稍暇則又將此心專一靠在聖賢謨訓上必有大長進矣諳儒任書寫平日易說附以己見來求正某今載心力亦衰而目昏勉强隨其所寫解釋去中間煞著思量但文字來往終不及對面說一過為灑落兩有所拘只得如此

又

方今好學如君幾人中心惓惓神爽飛越有非修阻所能間者外間有議某與君坐迂滯不峭厲卓絶者姑亦從之來書尚思沱江朝夕相於此事此亦將迎一端不必恁地計較某每讀杜工部黄山谷二先生詩如言時序百年心及老色日上面懐情日去心嘆其立志不明感傷嗟戚難以入道夫子言寒往暑來而歲成日往月來而明生天下何思何慮聖人喫緊教人如此如今學者不必思前慮後只恁眼前對副令與道合便是了當

将湊闢成就便見一以貫之往古來今同一軌轍吾友識見髙明所以及此

與黄循齋書

天地陰陽有體有用若只順行都做一般左轉有何作用須是乾左轉坤右運方只會交方只會變方只會生成萬物萬事萬化男女一乾坤也人身血氣榮衛脉絡一乾坤也觀諸身則知乾坤矣且以躔度言之隨天左轉者常星也逆天右運者五緯也若五緯亦隨常星左

轉則决不會有變動災祥吉凶造化亦可推測矣又如禮經君與夫人交獻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便是陽順行陰逆行之義

與宋東山書

近又有雙峯五行先後次序圖説某亦見其不必如此此公學問粹明不知如何亦然惟辨證江西擬議周程之説為得之自太極圖後今時煞有圖象出了不知叔季乃有許多龍馬龜文只是不曾見其有包羲神禹周

文者出不知是如何

答宋東山書

所諭自壬至丙方覺無所謂頃刻絲忽之愧此則尊友信道之深行道之果欲罷不能而至如此敬嘆敬嘆至於步月林下心無一事想象道體恍然若遊太虛不勝其樂便是曽點暮春舞雩詠歸氣象然道體不可想象更在實見得分明實見得至到則太虛便是自己心胷何止恍然若遊而已哉當時曽點見得了行不至所以

先賢言其已見大意吾壽卿既到此地步豈不能入其域耶林下步月最好驗夜氣世人於此時都只酣睡全不惺惺壽卿如此自得誠所忻誦但恐只見得靜中靜更須識靜中動又須認得動中靜則晝夜通衢無非林下之月而林下步月亦無非紅衢紫陌之所在矣曾記向有數句云若人大智慧耿耿籠中燈若人大福德飄飄海上漚若人大方便一一空中雨此雖釋氏語亦如知仁勇三者不相離著於一偏便不明備今私及之吾

友謂與天地相似此是說大易之道唯聖人方了得今云頓然見得與之相似恐只是胷懷灑落蕭然豁然不勝其樂若如此則不與之相似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事事物物無一件不相合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方是與之相似是甚麼樣大某則誠所不敢也昔上蔡見二程說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與言固是有此道理賢友却道得大早後來上蔡云被此一句壞了二十年吾友莫只是容易看過否

與蘇坤珍書

四書既能熟復則亦必有不知手舞足蹈處矣始入頭在循行數墨記念成誦其中在精思潛玩觸類而長務令見得先賢解説之外無限好的意思浩蕩充周而於日用常行念念持守步步踏實自知俗人所同欲競趨共走者漸漸毫毛之輕而吾身稍稍見聖賢地步但只見得明便猛勇著脚更勿回顧左覷右盼世間旁蹊曲徑儘有悦人境界只是市井之道非我行坐歇泊處纔

目動心移景象隨變恍然莫知所從則進修之功終不濟事所言詩傳固佳不知孫表所得者何事大率正變萬殊只情性二字而風賦比興雅頌各隨時隨事或可直陳或當譎諫皆流行一正理而已無邪不只是作詩者思無邪而誦詩者亦當思無邪方得不然詩是古人言志底何益哉所謂不能無疑且闕之看來看去疑者終亦不疑矣只須取其為我用者深玩潛體其餘錯誤差舛不必深較徒費工夫虛度時日大闇之招已辭之

矣某歲晚健忘豈升堂白衆時乎到只是此道要致知力行而已

與袁峽州書

承問某有何著述庸謬衰頹安敢妄有議論又見今時圖像解説自為一家者甚多深懼斯道漸有薄蝕湮晦之患所以對人緘默不樂騰口近來李侯求説易此書潔淨精微如何著語竊聞判府於軒冕一邊不甚作意非真有所得何以至此但著武已高與皓首青衿者不

同聖賢仕止久速亦惟其可若當進而退恐未盡善但能富貴而志山林隨事酬酢與世間扶植正理不致盪壞儘有濟益最一件緊要是汲引後學養育人材嘗見南軒在荆湘與文公書多是說學校及人材可進可望先賢用心如此峽郡人物豈無可與語道者第某未得而知之矣

與趙明遠書

人生世間光景無多而汨没利名蔽圃纏縛自少至老

只在大黑暗中啾啾雜雜未嘗見一點光明所謂醉生夢死意何為耶縱做到師相無伊傅周召之功勲瞑目之日與草木俱腐有誰稱道爵禄貴顯既不關已而方寸義理不明則有大可憂者在此某日夜兢惕惴懼不以底事累其中者也今時士大夫同我則喜異已則愠諛順者易合而固忠告者難入而踈此君子常在野小人常在位士大夫全名高節者少而玷缺玭瑕者多也

與族孫恪書

汝書熟讀無非切己實見得義利公私之判但其間限界欠倒斷割截所謂十二時中無違道傷義之事頗覺大快如曾子吾日三省亦須自覺有克不盡處深自省察學者當於念慮一萌之初剪絶私意只令向中正一脉裏行莫待到事上方覺便是悔亡意思至於事上恤民難可兼盡前書正説令時勢要一事亦費講明但人生天地間須要為民物作主持既已彈冠筮仕如何不事長如何便不仕得夫子歷聘諸侯孟子轍環天下便

是板樣只是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仕止久速止於至善如諸陽貨之仕之三子之告驂靈公之乘見南子之禮皆是事長之法至謂甯武之愚不可及蓋嘉其仕於衛亂閶闔之際能委曲周旋而不失其為臣之正令時長官未必至於大無道不過催科聚斂開利源重征役損下益上此等要在平時忠告善道使心志相孚或有委折宛轉曲言利害然後斟酌而行又須善諭小民使知所行之事大非得已若汝不從恐别有不恤之人務行

一切必重受害人非木石寧不感動由是中行告公便
是寬得一分處也荆公行新法明道至誠懇勸願公勿
做不順人心底事荆公曰感賢友誠意使明道久於世
新法必可諫止惜乎諸公攻激太甚遂使荆公一切執
拗貽禍當世易中酌損之納約自牖兩句誠萬世事長
恤民之要法要在熟玩而力行之也乃為之箴曰人秉
良心萬里包括心有動靜該貫事物方其靜時虛靈湛
寂公私界限精明别白應感而動理慾萌蘖同行異情

遂判得失以静制動何事非得動而忘静為事物役求則得之罔間食息放不知求蔽固汨溺愚智聖狂相去絲忽危哉微哉聖言不易致知力行兢兢朝夕

答伯强姪孫恪書

領惠書知用志之專燭理之明而力行之篤天下道理誠能如此下功夫求之不憂不到聖處所謂悟前言之太易便是喚醒丁便是上蔡説天下何思何慮被程先生一言覺二十年用力錯底意思令世人日日在易道

中只是泯泯紛紛醉生夢死有覺悟之時只乍見孺子入井轉首便都是内交要譽一串出來所以夫子言君子之道鮮矣所言公私義利有如黑白全要用心剛見善明此誠要領但亦要有委曲和會處而治家治國便有難直情徑行處蓋家親而天下疎家難而天下易帝降二女而能嬪于虞舜必有至善盡美底道理所以周子言大哉舜也茲其試矣納約酌損不只恤民事長用得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這樣處其務學喚醒則姪孫

今時已入此境何愧之有更在力行吾已見姪孫欲罷不能之方寸見於出言著筆間矣如有立卓窮神知化寧無望乎

與文活菴書

所論人事衮衮本心期望者安在某謂世間人事如水流不盈物生不息春秋冬夏晝夜時刻去者混混來者紛紛無窮無已只是紛綸轇轕之中此心常靜可矣此聖人能事事物物者也向日明公曾說定而後能靜誠

是喫緊學者於萬事皆會説止如隔烟霧如隔窗紗所以閃爍不定更如何會静心既不静萬境變遷七情馳逐相與鏖靡纏縛有困而悔悔而覺者有乍覺而遂爲所引去者有終身蒙昧全然不醒者某嘗思世之人所貴所重所貪所求不過富貴功名膏粱聲色文繡田宅金寶而已夫盈天地之間惟萬物此天地富有之大業也而天地曽不之有人與天地相似而乃欲有天地所不有而其間得所願欲又不過天地富有中之毫釐絲

忽耳亦何足以為貴重哉惟天地不有其有故無所不有人欲有其有故終有所不能有人心本可以包羅天地而乃為天地之所包羅人本為萬物之靈而乃自為萬物之一物斯亦可哀也已今之馳騁角逐於利名富貴之場者便如春華韶麗紛敷錦繡爛漫鶯花八方輪蹄大地軒蓋艷羅綺沸笙歌紅衢紫陌懽娛游燕鬬妍爭嬌角髙下較優劣稱意者矜誇不如意者羞沮飫寢酣夢自道日日如此一旦風雨作惡紅落成徑緑暗漲天

人跡沉沉園林寂寂益傷感而增悲戚耳達人大觀便無此事公久到地位幸以向上一層指教之某向聞公言大丈夫須要淫坊酒肆皆去得此却是說成就了地步某謂方得其門而入便隨波逐流恐又是天津橋上看弄獼猴也且欲恁地斬絶待撲殺了四强賊却洞開門户如何向來沈晦見和靖問子見南子尹云不得不見沈曰先生敢見否曰不敢問何故曰只為某未到磨而不磷湼而不淄處某深佩斯言以為學生當隨分量

漸進然易中如閑邪存誠成性存存雖地位中人亦須要無時不謹也長學生忝薦無非鄉之大老道德文章薰陶漸染所致第此事易以驕人趨造函丈望砭訂愚頑令立深雪坐春風小小學生蒙賜瑶翰訓誨期望如此何以諭其感耶所謂根本於一廉推行於一勇此二字未易承當更當反求其實勉而上之求以仰副盛心至於心誠以求之才力以充之始始終終敬以將之之訓此又小子狂簡終身行之者也

與黄循齋書

喜聞九重眷遇日隆一日何天之衢方將坦夷四達惟至理融明定力凝固超然大觀一毫無以動其心爵禄可尚也而不可貪也富貴可有也而不可懐也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不容忘情也而不可得我而為之也稱美之言譽德之辭可聞也而不可好也賢能者舉之用之委之任之不必待其有求於我也愚不肖者逺之黜之絶之不必謂其異於我也異我而是舍已從

之可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必行必止可也可進則進可退則退無必進必退可也萬事紛糾而一念真正之不移萬慮交集而一心正固之不易人慾至此消矣天理至此安矣學力至此定矣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所以處大過者也雙端之貽明公贈以財尺紙之敬鄙人復以言

與宋東山書

尊友鄉約講說極有功於後學然這般處極淡極深極

難卒解要他立脚入頭須是他憤悱自來求益方好如强與之彼亦輕視褻置不以為貴閩蒲漕使招來甚佳古人抱道守素必待其求必待其問然後以序語之彼未虛心徒然為說便幾失言而迂腐鄙執之名往往由是而起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後輩明敏聰慧者甚不少只是著意時文獵獵誦聖賢紙上語才講得此便道已曉了殊不肯潛心研究所以退省其私不曾行得一句一字原其所以都是舉世利名相靡相尚師友講

磨父兄教詔妻子期望朋友里閭稱譽讚歎不出乎是
引得人心飛揚馳逐無一息停如何肯信性分中至德
至道是乾父坤母分付來底他既不肯順從父母之命
却要在天地間立身只道父母寛慈都不管共為子職
的一分不知将來做甚折合此某日夜浩嘆無可如何
而汲汲自照已身恐有人亦如此為某浩嘆也承知科
舉文久不作且不覷有以見求道甚切味道甚深欲罷
不能氣象夫功名利禄直身外事有道者視不義之得

真如浮雲但古人不能忘情者只欲得君得位施其所學而已某每拜書尚以此相勉者只欲尊友得時而進上慰壽母之心下副蒼生之望耳非謂兄貪於此而從為詖說也所謂好獵之心又似不同好獵是荒怠私欲科名本是正上蔡只不合說禮記利鄉舉所以程子言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病痛在利字上非責其應舉也

與東山宋壽卿書

唐虞成周九德三物之教却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

故人人自幼至長安其所習德行修而人材盛至夫子時則難矣春秋方趨向功利夫子專尚道德逮肖七十真可謂狂瀾之屹然者而顏子獨稱好學則顏子豈特七十二子之學哉志學聖人而已惟志學聖人所以只在心性上理會於人心惟危全然斬絕了擇乎中庸一善則拳拳服膺亦不止於怒過二字夫子舉此以答哀公亦必有意以某觀之喜怒哀懼愛惡欲雖均為七情而末後三字最重濁為人心深累若欲變化氣質當先

從事於此次第當初顏子此處已輕却只在怒與過上作功夫便是曾子三省夫克已當從性天倫理處克將去人各有所偏須自點檢不容執一論也後世只是學問文辭太勝義理全無董生能識之而時不見用所以功效不著這處亦有些天意在本朝碩儒輩出亦是聚奎之氣使之斯道之傳自濂溪始至文公而極然其始也可以扶持治世其極也又徒載之空言尤可慨歎台翰尾閭一前言一往行須將身體認實踐極是緊要不

知後來有聞而踴躍者否若夫伊尹之志顔子之學說時止如此須要真到這地位是甚次第貢禹毀廟說漢儒議多叢雜難攷證只須用文公中庸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章句或問解說一段極是分曉諸家都不及此之精明也尊友合下元剛果只客氣稍勝今既善自變化便是横渠上蔡輩地位更沉潛涵養又有勝於此者二三友用功悠悠往往只是名利之習未盡夫子言我未見力不足者蓋為仁由已心一專主便是但只恐理欲

交戰不真信得道理過則不免夷猶歲月後輩則十分向時文一邊自是難說然恐亦有自然解悟者出也

與文活庵書

學生領教帖賢回與點之意備見于辭訓誨期望與師父教詔何異後生晚輩幸遇如此當拳拳服膺欲罷不能為遠大計豈容輕效世俗喜於進取而不思天地間聖賢事業哉蒙賜以神丹感甚幸甚嘗聞人有內丹方服外丹謂水火相濟耳某獨居靜心不為不久然血氣

早衰已在中歲今稍窺見聖賢門户未有進入而筋骸四體若不相隨故時需此以祛疾冀少假之年終聞至道非敢有意煉氣希真之事也昔伊川嘗合藥與人有時自笑曰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亦與先生今日之意相類

與袁泰之書

惟潛心進學必已得其門而入矣本經自不容不精究但勿止求為科舉之學周官乃姬公治國平天下之法

制然皆正心誠意中一理流出須於文辭義理向上體認聖人之心見得莫非天理流行異時此身得君行道便舉而推行使是周公事業若其不見用則亦可施之於治家治身家與國元只一理只規模有大小若能使貫徹多少快活今人讀了專用諸時文身與經自為兩途有何濟益如論孟都是説心法治法大學中庸皆然詩是心之吟詠書是心之典則軌範春秋是斷案易是包括總統心性之書改頭換面都只一理人能於周官

制度認得治心修身之學慇是進了鄭解儘好看只尚有時復出於一己意見非聖人豁然大公處其論荆公之失則皆得之井畫一事亦難考大抵當時只說王畿一處可經理如秦川似亦可行其他土地不齊恐未可一一經界只如仙郡如何用此法只周公作經不容不如此立法當以意通之難為執着也某所居之對舟車民廬閧然成市雖掩門橫編耳根啾唧因思青城山後有隱者三十餘年人莫知所在或為樵者見之歸語衆

共往則巖間留句云數株松栢涼無限一沼芰荷清有餘若被旁人相問詢老翁今日又遷居有似自家意思而某則不願學此也

與黎世英書

伏惟山間靜適西疇南畝之餘澗禽幽吟野芳散馨開軒展卷真樂融與足以極天潛地洞悟萬物之理而與聖賢豁然大公之心契合叅會此賢友之所得而某亦以是期望欣幸於賢友者也時文之學不過一年可成

每見吾友衮衮俗事不得相與審訂商確今欲出而又阻算來此事何日可了天地間紛綸雜揉日復一日只要心不累著接物而不為物所物應事而不為事所事如斯而已大綱是自修進學會至理於心而著之於用功名之念未去則以餘力習文章此亦游於藝之遺意富貴在天窮通有命只看信得過與信不過耳勉之勉之

與子姪言浩氣章

養氣一說覲程子浩氣一章是見得孟子十分透徹知其為坤學故以直方大配之看其兄弟與門弟子講論於此十分精明而屢言之文公只為上有縮字故云以直養氣然自反而縮只是自然當理之直恐非以縮養氣大剛直三字似是浩氣本體且看坤六二直方大便見得此是三德大是對小而言剛是對柔而言直是對曲而言其不言至直而言以直則伊川嘗云如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語勢當如此文公云直字

連上句則直字似贅似言直與剛只一般既言剛則不必言直以某觀之夫子言好剛不好學好直不好學則剛自剛直自直别是兩事不相重複雖縮字是直然縮亦是義理自然恐非所以養氣氣本直矣若更將一箇直來養他則直自外而氣本由矣安得剛大又以直養却似告子義外之意且孟子只説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則善養只是涵養培養存養如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便是如揠苗助長便不善養耳若以直字

連下句則是氣本曲必須以直養而後始浩然恐非浩然本體且文公云蓋有甚不得已而當時亦不以為十分端的只為連箇縮字後來文公於盡心章論游氏之失有曰至大至剛以直是孟子論氣之本體則又以直字連上句所以某見得如伊川說方穩

與黄循齋書

明公春秋雖未高而疾病疢痼與衰頹等經營四方全藉膂力坐困弱質豈勝豐扛如真誠懇切言之九重聖

明必深加眷顧矣然後窮理盡性怡神養氣斟酌饔飧以時調爕必可破拘攣而引遐齡也某籠鶴喜脫而氣血就衰無日無疾子舍漫勸加飧豈容强嗜疏食菜羮隨量易足惟耽羨義理無窮精思熟玩愈知其好於坐作語默動容周旋必欲求止於至善而嘗不免過與不及之偏老將至矣為學如此令人長慨數十年前用心之差而虛度歲月也竊惟今時圓冠方履極情致思於科舉之學而自已性分絕不加意所以文物盛而人材

稀治道日衰時事愈促此時正宜講明學術德行為先而所急者不在時文當刋剔人心之蠹引之於聖賢逕庭於夫人動容周旋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處痛下針砭俾或有用不然春花秋妍娛情悦目弄倒世界正坐于此

與教授王復孫書

世間聰明俊拔非無顔閔之德性游夏之文學亦嘗備歷險阻艱難造次顛沛至於擢科筮仕浸溺於名利物

惣之場道機變為趍時以圓轉為了事矮𢞍殘燼生柴菜根如隔幾塵而讀書守故步者便為義尊禹鑿道之不明不行可知而賢友書書言問學之不進言言嘆事業之不修豈特寥寥之晨星哉道與事不相離動容周旋逐處便是只有精粗顯微大小之間隨遇而中將來必有會萬有於一元合散殊而無間者某衰晚無似欲盡日掩關静觀我生泝源徂流而柳絮欲停風不住又復一笑而起四顧無可與言則亦聊復爾爾

與前人書

君子以一身應天下之萬務至中而止由敬而入中者天理之當然敬則持守此心流行乎一中焉耳性中仁義禮智發為孝悌忠信百行萬善莫不皆有當然之則所謂在中也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焉中秖在也其運用酬酢動容周旋嘗難於得其中者不知持敬而已敬也者莊肅謹恪耳目手足心思念慮無一輕苟焉斯有以見夫所謂中日由之行之至之終之其始若拘牽鈍

滯矯激迂踈及其涉歴之久應接之多持守之固自然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毫釐絲忽動與中會而不容為言亦可謂小成也已矣夫道不離乎事事不離乎中中不離乎心停停當當渾然自然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古今無二道聖賢無二學愚不能過為之説也醉獨醒濁獨清大黒暗中一點明敬以此為希尹喜智慧籠中燈福德海上鷗方便空中雨謹借此以為希尹勉希尹鄉之善士也登戊午科同避地于白水相與講求聖賢

之道朝夕不置力行而篤信今將趨闕調官歲月久則講明踈求言已助予斯之未信何敢以告人輒書已見為謝洊蹄野焉無益髙深姑致所愛敬焉

與族孫恪書

屢蒙言收放心之説足以見自覺已私為累欲克去之而力行求至如此予向從性善遊誨以讀程氏及洛中諸賢性理之學及朱文公提撕惺惺之説繼從蓮蕩學易誨以只於日用常行求之由是見得功名富貴誠身

外事惟性中天理是靠實合從事處其初甚覺走作間斷有時不知不覺又入他處去元是心中私意未盡所致覺得入此學須以思無邪為先然後繼之以毋不敬的功夫蓋心應萬事天下無一件不是自家當為的只喜怒哀懼愛惡欲易以移人須要見得此七件如何是正如何是邪如何是酌中的道理覷得分曉方可主一無適每事做教徹頭徹尾才思量不到便差錯行去不好處了最關係利害處是一已一家親舊所識窮乏勢

要不可斷絶極要照顧令合於中才無情便是木石死灰才有情亦易走竄去不好處所以聖人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危處是要審思精一允執是要主一無適而力行孟子存心存此者也求其放心求此者也此事言時只是如此惟體認踐履須十分下功夫初學非十年不見效如賢姪孫亦須五六年方有所得待到更事多致知久力行熟自然見鳶飛魚躍戾天躍淵聖人順萬事而無心天地溥萬物而無情

的境界然後可以曉會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聖人之言是實見得而筆之於書不我誣矣夫子予欲無言又是極底一層無為而無不為無至而無不至到此處廣大汗漫非片言尺牘所能通要是彼此相近同坐同行於出處語默日用常行應事接物隨處講明然後兩有長進今某塊坐一方杜門養痾而賢姪孫宦海萍浮千里相望謂之何哉賢姪孫能人十已百人百已千必有自得便中見示以慰老懷

語門人王三應書

南方之强以柔勝剛北方之强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于南亦不偏於北矯如當矯揉之矯過與不及當矯之使歸於中也又論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曰鳶嗜攫之禽也今自下地飛而至天自然順風勢而游揚不待用力胷中自見舒暢魚貪餌之物也今自深淵底踴躍起來水上非是使然心中自見歡喜看他戾天躍淵的時嗜慾俱

忘了道在天地間昭著分曉人能用力學到中庸之地自見他有妙理即是此意

誨炎卯

曽點言志浴沂詠歸異乎三子自是他見得夫子之道不行於時莫春不寒不熱紅稀緑暗童子冠者是天真未漓氣質淳厚正是堯舜之世前非三皇後非三代泰和極治無以踰此先儒以為有唐虞氣象夫子每樂堯舜觀川上之歎便自可見曽點於諸人務進之中獨得

此樂夫子喜而與之此章與吾斯之未能信相類然點只能言之而已故孔子於門人只言顏子好學大率孔子之教以務內爲本其於利祿不欲貪泥懼學者以此而失其本心爾

誨諭儒姪書

知讀過國風夙興夜寐吟哦上下得性情之正便有永歌長言不足的氣象若更讀得雅頌畢時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不足言矣國風雖是變而人心淳厚至正

開口絶無忿戾怨訕可以見當時人心而因以知先王之澤淪肌浹髓當初是幾多涵養漸陶以至于此非只取其詞章而已也令人所謂好詩只是寫景狀情膾炙人口否則工於誇闘諂諛取寵於世而已康節言自從删後更無詩非知道者烏能識之姪所謂以戈舂黍功夫到時黍自白只要持久堅忍而已承問某自得之學某向從樂活蓮蕩二先生遊畧聞一二語言心心念念持守思索如醉如狂莫知涯際後來都覺得從前做的

事多只不是不知那時如何如此近來竊見得盈天地間富有大業萬族萬類改頭換面紛綸膠擾於大氣中天地只做包裹包定隨遇對付元不費力所以生萬物時只一箇生便了亦無許多生了後來的節目故易簡廣大聖人之心亦與天地包裹的則子一樣應酬事物只用一理付將去元不勞力其著書立言只理上發出後來人思索之却有許多蘊奥言義聖人說時元不計較到此今若不大定心胷包定萬物徐徐接應來者疇

答去者恁他却要一一將迎如何了當又一樣入身去萬類萬族中東窺西看貪南愛北志意走作而物慾紛起便似紅塵紫陌花柳嫣妍歌臺舞榭逐處殊異我更輕裘肥馬挈榼提壺馳騁賞玩少間時異景遷風雨摧落一向岑寂更無些子意思紛華中須見得索寞境界冷落中須識得溫暖氣象便能了當世間沒緊要的事而此心方會到天理流行處也